

中興人瑞馬相伯（續完）

王培堯

大隈伊藤請他演說

馬相伯跟隨黎昌庶出使日本，擔任中國大使館參贊。當時，日本的維新要人，大隈伯和伊藤博文，不但年齡比馬相伯小，而且還在初初乍露頭角的時期。伊藤博文時任日本外務省主事，不過是一名課長而已。大隈的地位則稍稍比他高些。有一次，日本維新黨人舉行場面盛大的國際性集會，大隈再三再四的要求馬相伯即席發表演說。馬相伯推辭不了，便站了起來朗聲說道：

「人類文化，互相融會，無分國界，這就好像是光亮。打個比方，一盞電燈和一根蠟燭同時亮着，同時發光，將它們放在一起，我們就可以考究一下彼此互映的現象——那時候，我們祇能覺出兩者之間的光度大小強弱截然不同。但是，我們却無法劃分光明的界限。更進一層來講，人一生下地，便是萬物之靈。即使是太陽吧，也有比人的立足更低的時候。然而，我能認得太陽，太陽又何嘗能認得我呢？因此我深切的認為，只要人類能盡人道，就可以達到世界大同。我記得

我曾跟大隈伯說過：「光上更有光，太陽光照着燈與燭，燈燭光就是最黯的。」現在，讓我們拿真實的人道主義，來排斥虛偽的侵略口實，作證超人本性之上，尚有真光普照人類。救世主說過：「尚有片時，光與爾俱，宜乘有光而行履，毋令昏黯之乘爾也。履蹈於昏黯者，勿知攸往？尙及爾有光之頃，信向夫光，俾得爲光明子焉！」諸君，光明究竟是什麼？難道我們還得長此以往，在黑暗中鬥爭麼？」

馬相伯的這一次即席致詞，在中日外交史上，的確是深具意義的。

細心觀察，親身體驗，馬相伯對距今九十年前的日本民情風俗，頗有深刻的認識與瞭解。他會毫無保留的坦然說過：

「我初到日本，眼見日本人把中國人看得比天還高，連中華會館，都交了好運。日本女人有生病的先就許下心願，病好以後要獻身於中華會館。我曾親眼目親日本婦女到中華會館來獻身，她們跪地額手，使她們的心願完成，態度真是十二萬分的虔敬。——時至今今，我想起那些事就

覺得可笑。」

馬相伯又曾不止一次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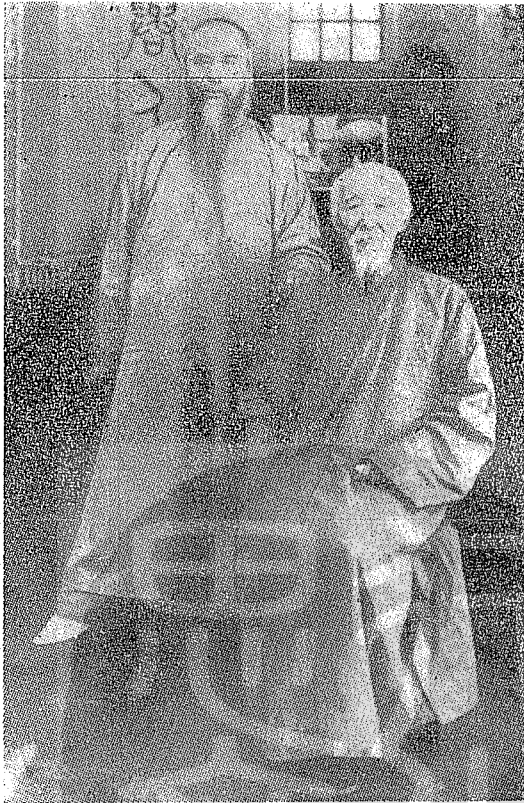
「日本女子社交公開，跟外國人發生關係，一向視爲常事。當我在東京時，有一位法國朋友，時任法國駐日使館參贊，他就曾告訴過我：日本女人最好交際，任何女子只要我看了中意，沒有一個不是探囊取物似的，由我從心所欲。祇不過，同在東方，一海之隔，中國的女人又大大的不同了。我曾戀愛過一位廣東女人，花了三年功夫，竟然不會到手。而且不論我送她什麼東西，都不能打動她的心！」因此馬相伯說：「關於這一層，我們中國人真足以自豪！」

馬相伯在日本担任外交官，起先是中國使館參贊。不久，便改任駐神戶領事。他在日本將近半年，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他因爲長兄建勛生病，友于情深，專程回國探疾，再到南京。正待啓程過返任所，聽到朋友們說：李鴻章途經南京，住在大官船上。馬相伯由於友好慇懃，登船求見。當時正在陰曆八月間，南京天氣很熱，他只穿了一套紗馬褂和紗袍。他見到了李鴻章，殊不

料，李鴻章一開口就跟他說：

「相伯，你來得正好，眉叔（馬相伯的三弟馬建忠）被我派到南洋去訪辦鴉片事件去了。我這裏正缺人手，你就跟我一道晉京去吧。」

馬相伯的一兄一弟，都在李鴻章的幕府，中堂有命，不敢不從，他當下只有唯唯應允。於是，李鴻章面對艙門，馬相伯背對艙門落了坐，相對長談，李鴻章談興頗濃，馬相伯不便打斷。談着談着，輪船竟已起碇，而且正以全速駛向吳淞口。談次，李鴻章的隨侍又開上了酒席，把盞暢敘李鴻章剿東西捻的輝煌戰績，這一談更是沒完



民國以後最可貴的一段師生風義，民國二十年，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侍乃師馬相伯圖。

了。

李鴻章臨時拉他差

三十年前，馬相伯包一艘木船，從鎮江到上海，一走便是整十天。三十年後，坐在李中堂鼓輪如飛的專輪上，由南京直駛吳淞口，不過半天又半夜。當專輪駛抵吳淞口外，夜已闌，海風強勁，艙外一輪皓月當空，涼意颼颼，寒氣砭人肌骨。馬相伯經不住，已在簾簾的發抖。只是中堂跟前，不便言明，而且他是謁見來的，此身之外無長物，那來的衣裳可添？直到李鴻章偶然望他一

瞥，眼見他穿着一套紗衫，瑟瑟縮縮。再一看自己，穿的是棉襖棉褲，這才慢悟馬相伯着實冷得很，他頭也不同，突如其來的喊他的親侍：

「來人哪，快把我的衣箱打開來，檢兩件衣裳給馬先生穿！」

李鴻章待人不居常禮，寒暖與共，頗使馬相伯心生感激。從此起始，打南京經上海到天津，馬相伯的衣服與用品，都由李鴻章供給。

把馬相伯拉差也似的拉到天津，還歪打正着

，解決了李鴻章的一個難題。李鴻章當過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跟朝鮮方面的關係一向很親密。他到天津後，朝鮮方面已經派了專使前來迎候，當面跟他提出要求，請派馬建忠入韓，襄助辦理朝鮮新政事宜。李鴻章當着馬相伯的面，告訴韓國專使說：

「眉叔正在南洋返國途中，到天津還得一段時候。而且，他來以後，我還有件要緊大事非他辦不可。赴貴國協理各事，一時斷然無法來得及。不過，此刻眉叔的二哥相伯在我這裏，他可以代眉叔去走一趟。」

馬相伯的名聲與幹諫，朝鮮專使耳熟能詳，知之甚稔，他聽李鴻章這麼說時，當下就極口表示歡迎，他直在說：

「相伯先生肯蒞臨敝國，不吝明教，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

然而，就在這結骨眼上，李鴻章却又躑上一躑說：

「相伯的道德文章，經世之學，都是中國第一流的。他到貴國去以後，貴國國王可要尊之以師禮啊。」

幸好那位朝鮮專使瞭然李鴻章的脾氣，他滿口答應的說：

「那當然，那當然。敝國國王原就是這個意思。」

爲了替馬相伯壯壯聲勢，李鴻章派水師提督丁汝昌，親自護送馬相伯入韓，這是馬相伯的第二次出國之行。他抵達韓國後，首先便應韓國政

歸。玉來芳芒，字宙特將，將賦道百負，總得盡若誰者而能應味，
 景考，易逝，慨乎過，若難進，痛之往，迷悞，可仍臨乎前，非其先，
 心乎，聖水，更成，深，上，蒙，衣，身，上，道之，正路，英，頭，手，隱，激，不，過，夫，
 原，世，道，而，奔，音，異，天，命，歸，依，孔，門，知，天，幸，天，口，養，口，存，飲，榮，一，
 主，性，上，帝，尊，無，齋，戒，而，沐浴，日，對，越，天，頓，奉，一，仁，以，作，定，歷，
 千，發，身，常，安，身，未，終，手，樂，成，心，必，揚，手，賢，開，維，信，言，一，一，
 時，傾，察，而，仰，觀，觀，聖，感，之，至，寶，卷，來，手，而，空，迷，夫，新，氣，以，陽，教，
 玩，暢，而，盤，桓，滯，之，來，身，形，不，道，而，神，游，天，既，託，我，以，真，樂，又，何，
 身，乎，勞，亦，底，天，鄉，而，自，在，清，人，心，之，百，五，各，各，做，事，如，成，之，樂，以，
 彈，力，于，田，時，說，下，波，車，將，水，舟，金，字，譯，身，以，難，力，曲，任，乎，以，
 且，播，旁，門，之，邪，徑，毋，隨，波，而，逐，流，滑，心，之，欺，頓，與，心，而，或，味，噫，
 吁，暗，電，光，石，火，那，能，久，情，有，真，心，萬，古，留，胡，為，乎，合，此，將，何，之，
 以，若，悲，徒，有，報，殃，祥，子，期，守，荒，田，而，不，宜，萬，乘，時，而，和，行，必，留，
 燕，塚，骨，枯，骨，洞，而，言，時，既，依，天，為，歸，向，莫，不，知，乎，又，何，疑，
 錄，送，西，景，效，法，學，王，微，了，一，道，人，和，歸，一，來，時，
 徐，道，威，浩，撰， 辛，未，春，九，二，交，相，伯，馬，相，伯，啟

「中興人瑞」馬相伯九十歲以後方始習字，這是他九十二歲那
 年所寫的「了一道人和歸去來辭」。

府之請，編練新軍，一律改用西洋操法，耶穌會
 的司鐸，居然成了韓國的陸軍訓練司令。馬相伯
 略略懂得一點西洋操練的門徑，但是他仍缺乏自
 信，請准韓王李熙，姑且以一千名新軍為度，勉
 力試辦。不過，當他「立正」、「開步走」的訓
 練了一個月以後，居然還步伐齊整，軍容頗盛。
 到達韓國一個月，馬相伯已經把韓國的政情
 ，摸了個清楚，韓王李熙，生性柔弱，於是韓國
 政府便分成了兩派。一派以李熙的本生父大院君
 李應冕為首，反華親日。一派則由韓王的愛妃閔
 氏操縱，反日親華。因此，馬相伯到韓國，無異
 使閔妃的聲勢，為之一壯。

韓王李熙敬之如師

練兵之後，繼以整理外交。馬相伯聽說，西
 方人士對於韓國人一向倨傲無禮，妄自託大，完
 全不顧外交禮節，因此使韓王李熙以次的韓國官
 員，深以為苦。所以馬相伯既以韓國政府的外交
 顧問姿態出現，他便以他豐富的學識，與外籍人
 士相處二十四年的經驗，先從學問智識上挫一挫
 他們的驕橫之氣。洋人所能的，他也能，洋人所
 不懂的，他更懂。使洋人對韓國政府的這位中國顧
 問大感驚異，自愧不如，不得不刮目相看。然後
 ，再待之以禮貌，明之以法權，讓他們漸漸的開
 始收斂，從此謹守法度，彬彬有禮起來。

韓王李熙對馬相伯，確曾待之以師傅之禮，
 言聽計從，十分敬重。祇不過，馬相伯却也有所
 感慨，因為韓國政府暮氣太深，他往後曾經說道

「縱使我拚命的賣氣力，怎奈他們始終口是心非，敷衍搪塞。凡是我所條陳的應與應革事項，開頭時，他們莫不一口應承，立刻照辦。然而過了兩天再去問問，却又喃喃然的答道：『容再商量吧！』於是百般計劃，都消弭於烏有之鄉！」

環境雖然不合理想，但是馬相伯一想到李鴻章的付託之重，仍然勉力的繼續幹下去。到了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三月，韓國要跟美國立約通商了。馬相伯提醒韓王李熙，茲事體大，應該請中國派遣大員蒞臨。李熙倒是不敢怠慢，他向李鴻章提出此項請求，李鴻章便奏准清廷，派二品道員馬建忠入韓，兩兄弟，就此在韓國會到了面。

馬建忠乘丁汝昌率艦巡洋之便，登上丁汝昌的旗艦威遠號，復以揚威、鎮海兩艦的翼衛，聲勢顯赫的先到山東煙台，迎迓美國全權大臣薛孚爾，一同駛赴韓國議約立約，事成以後，旋即返回天津。所以，兩兄弟在韓國，僅祇匆匆一晤，然後又是勞燕分飛。

却是，馬建忠，丁汝昌離開韓國不到三個月，竟然會去而復來。因為那年七月，漢城發生大院君之變，李是應揮兵襲擊王宮，圍攻日本使館，清廷唯恐日本藉此口實，出兵干涉，急派馬建忠、丁汝昌，外加淮軍慶字六營統領吳長慶，火速提兵前往，解決亂事。這三名清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大院君李是應執送瀛洲兵艦，解來中國，並且將亂兵一舉盪平，從亂事之起，到大院君抵達天津，前後不過四十天，所以馬相伯

後來總是帶點得意的口脛，提起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他說：

「總算是一樁很痛快的事。」

不過，很痛快之後，却又有小不愉快的事件接踵而來。當馬建忠，丁汝昌雙雙回國，吳長慶奉旨長駐韓國，就有一位先前不久因為在河南項城家鄉被人告了一狀，存身不住，到登州投軍，經吳長慶勒令隨營讀書的袁世凱，他是吳長慶的世侄。由於援韓一役，反應敏捷，表現良好，經吳長慶不次擢升，小小年紀，居然當了一名管帶（營長），成為吳長慶跟前的紅人。

可是，吳長慶跟馬相伯，不論交情與利害，却遠非袁世凱所可比。因為，吳長慶和馬相伯的大哥馬建勛，是拜把子的弟兄，他一向把馬相伯視之如弟，自己以老大哥自居，他親暱的叫馬相伯「老二」。何況，馬相伯到韓國担任高級顧問，被韓王李熙尊之為師，已有半年之久，韓國第一支新軍是馬相伯練的，政治、外交、經濟，馬相伯都有相當的瞭解。吳長慶初到韓國，借重馬相伯的地方很多，當然也就對馬相伯格外的重視了。

袁世凱詎知吳馬之間的關係，拈得出馬相伯發言的力量，因此，他就很想利用馬相伯，幫他在吳大帥跟前美言幾句，提拔他再度陞遷，或者界予他更多的權力。袁世凱野心勃勃，馬相伯却素來方正剛直，幾次三番，他未能盡如袁世凱的心願。於是袁世凱一不做，二不休，在吳長慶的跟前，打起馬相伯的小報告來。

袁世凱告他擁妓眠

往後多年，馬相伯曾一再的以輕鬆幽默的態度，提起這一件當年往事，他說：

「有一天清早，大約四點多鐘，我睡得正熟，小軒（吳長慶的號）忽然獨自一人闖進了我的臥室，驚醒了我，我便起床相迎，問他：

「『怎麼起得這樣早呀？』」

「吳小軒含含混混，答應了我一聲。對於他的來由，絲毫不作解釋。祇是對眼睛，直在我的房裏四下探看。越發使我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於是我再搭訕的問他：

「大哥用了早點沒有？」

「吳小軒率直的答案道：

「『還沒有哩。』」

「於是我向房門外走，邊走邊說：

「『那我去叫廚房裏預備咖啡麵包，給大哥做早餐。』」

「詎料，吳小軒神情嚴肅的攔住了我，他說：

「『不必了。老二，你陪我到你這幾間屋子裏去看看』」

「我莫明其妙，只好陪着他四下走了一轉。其實，是他在到處搜查，直到他搜不出一個結果，方始面有得色，匆匆而去。」

經過了這一件事以後，馬相伯左思右想，再也不想不出因由究竟來，他百思不得其解，便去求見吳長慶，當面問個明白。然而，當吳長慶向他據實相告，却又使他不禁啼笑皆非。

吳長慶說：這樁誤會完全是袁世凱在無事生非，妄口白舌，他不懷好意的去向吳長慶打小報告，誣告馬相伯在衙門裏挾妓飲酒，公然把妓女帶到衙門裏來雙宿雙飛，未免有玷官箴。正由於吳長慶一生爲人行事正派，他生平不二色，所以他一聽這些醜事，當時就很不自在。吳長慶說他對馬相伯早有相當的瞭解，袁世凱的說法他並不完全相信，祇是，他一向視馬相伯爲弟弟，就不能容許他做出這種事來。因此他作了一次凌晨的突擊檢查，要把這一疑案查個水落石出。

馬相伯耐心的把吳長慶的話聽完，這才哈哈大笑的說道：

「哎呀大哥，您可白起了個大早。我的房裏，莫說女人了，竟連個女人的照片，也一張亦無。所以，我房裏不但沒有真女人，就連假女人也沒有。」

袁世凱的詭計敗露，從此以後，吳長慶對他的印象就全盤的轉變了。

馬相伯在世一百年，閱人多矣。可是他却說過，韓王李煦的閔妃，是他平生僅見的第一位美人。他形容閔妃的美麗，嘗說：

「她身材適中，鴨蛋臉，鼻子高高的，皮膚非常的潔白勻調，烏黑的頭髮，神態更是非常的嫵雅莊靜。」

這位麗質天生，秀外慧中的閔妃，曾經和馬相伯作過一次很重要，很詳盡的談話，很有「托孤」的意味。她問馬相伯：要怎樣才能把她的兒子教養成成人，擔當治理國家的重任，使韓國不致於被強鄰所吞噬？那個時候，馬相伯默察大勢之

所趨，日本侵韓，已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而且以宗主國清廷的頹頹無能，韓國本身的政風渙沓，不圖振作，韓國亡國之禍，必不可免。因此他便趁閔妃虛心誠懇，問計於他的機會，推心置腹，建議她把韓國太子送到歐美去留學，馬相伯條分縷析的說：

「一則，日本一旦進兵貴國，敝國若不能抵禦，太子必將淪爲階下囚，不如未雨綢繆，趁早讓他出國留學。二來，時代已經進步到十九世紀下半年，東洋各國早已不復能閉關自守，若要應付四鄰，必須有國際的眼光，豐富的知識，和敏幹的才能。如須具備這三項條件，就非得到歐美去鍛鍊一番不可。」

閔妃聽後非常之高興，當時就說：

「馬先生的指點，都是金玉良言，我很感激。決計遵照馬先生的意思，立刻送太子到歐美去留學。」

垂涎美色閔妃受謗

馬相伯勸閔妃送太子出國，其實還有弦外之音。他在韓國時，對於韓國宮廷內情，早已調查得十分清楚。那位韓國太子，根本就不肯讀書，無意上進，他整天影着一些宦官宮女，走馬鬥鷄，養雀飼鴿，過份的貪玩，使他把韓國危若累卵之勢，全部拋諸腦後，置之不顧。倘若再不給他一個埋頭努力，發奮向上的機會，那無疑是把他毀了。馬相伯認爲保全太子亦即維護韓國王室的

一線生機，同時也是拯救一個職責重大的青年，使其免於頹靡墮落，所以他對這一件事相當關切。

。在獲得閔妃熱烈的贊可以後，隔不了幾天，他便再入宮去探問一下太子出國的事辦得怎麼樣了？然而他所獲得的竟一改而爲遲疑不決，模稜兩可的答案。閔妃祇是在說：

「容我們再商量，再商量吧！」

「再商量」的結果，當然是就此石沉大海，杳無消息，韓國太子出國留學之議胎死腹中。徒然使馬相伯興起了不盡的感慨，他說：

「韓國宮廷也和我們前清一樣，暮氣已深，因循苟安！無論你對他們建什麼議，他們的答覆都很好，很肯定。可是到頭來又總歸是一事無成。再商量，再商量，韓國的國脈就斷送在這再商量的三個字之中。還有一件事也是韓國宮廷的致命傷，那就是泥古不化的習氣，他們以爲祖宗的成法不可變，假如有人勸他們改變祖宗的成法，他們口裏縱或不說是離經叛道，內心裏也必定認爲是非聖無法的勾當，沒有勇氣去幹。於是朝野上下泄泄沓沓，又碰到宗主國中國也是一樣的爭氣！」

馬相伯在韓國榮任國王師傅，高級顧問，前後住了一年多，他對韓國宮廷固已絕望，而於韓國社會風俗，他深切的認爲「陳腐腐敗，積習難除」。距今九十年以前的韓國社會，很嚴格的分爲貴族，士大夫，庶民三個階級，絕對的不平等。例如平民一色白衣，稱爲白衣人，朝廷規定白衣人不得應試，他們的家門前不許有台階，屋頂須斜出，不准居住平頂房。至於士大夫，即使是一名胥吏，一舉一動都有人在身邊服侍，上幾步台階甚至要六七個人攙扶着走。至於更高一級的貴

族，他們的氣派，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馬相伯會搖頭太息的说：

「中國者，放大之高麗，而高麗者，即具體而微之中國也！」

除此以外，還有兩件他親身經歷的事，使他對於清廷與韓國之間的關係，開始感到灰心失望，認為縱使他施展回天之力，也難以挽回雙方關係的惡化。頭一件，便是少不更事，拔屨驚張的袁世凱，仗着自己是天朝上邦的官員，對韓國君臣，恣意侮辱，戲弄於股掌之間。馬相伯親口說過：「有一回，袁世凱告訴我說：閔妃非常淫亂，有意跟他私通。我却正告他道：我決不相信他的話，而且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第一、一國之母后，無論如何淫亂也不至於跟外國使者發生苟且行爲。第二、我深知閔妃，決不會像你所說的這麼不自愛。」

第二件事是韓國朝賀中國的專使趙某，說給馬相伯聽的。韓國每年進貢中國高麗參一千斤、白銀三千兩。貢使照例是見不到大清皇帝。所謂朝見，僅祇是在宮內門附近，朝着理藩院的牆壁，叩頭請安而退。那一次趙專使到北京朝賀，是專使的身份，而且他還是一位極有見識與才幹的韓廷近臣，殊不料理藩院那些滿洲漢軍蒙古人充任的司員，因為嫌他送的紅包太少，百般刁難，故意給他侮辱，當他向理藩院照牆叩頭請安時，在八字牆旁擺個奇臭撲鼻的大糞桶，讓趙專使朝着糞桶磕頭。當時正有一羣洋人在一旁看熱鬧，見了這副情景，無不拍手大笑。趙專使說：這是他一生之中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由此可見滿

清官場之腐敗，都到了什麼程度。

南下查賬 齷齪官場

駐韓官員胡作非爲，理藩院的司員一面夜郎自大，一面伸手要錢，在這種情形之下，中韓外交怎麼辦得好呢？馬相伯再拚命賣力，也是枉然。因此，他下定了決心，辭別韓王閔妃，捲起舖蓋回天津去了。一到天津，馬相伯便去晉謁復任直督的李鴻章，報告他在韓國的所見所聞，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後，他直率的說：

「啓稟中堂，我這次回來以後，不想再到韓國去了。」

「爲什麼呢？」李鴻章不勝訝異的問：「聽你方才所說的，你在韓國不是做了很多的事，而且和他們的朝野人士，都相處得很好嗎？」

「這些都是沒有用的。」馬相伯侃侃然的答道：「中堂，對於韓國問題，當今之計，最要緊的是我們要拿出一個決策來。或者是聽信韓國自主，跟中國脫離關係。或者是選派幹練大員，率領兵馬前往，作有力的指導，韓國始有挽救的希望。」

李鴻章搖頭苦笑的答案道：

「你這話固然不錯。不過，你試着自己上總理衙門說說看，我包你有大釘子碰！」

馬相伯還想爲挽救韓國，作最後的努力，他說：

「可是，中堂，韓國朝野上下，都認爲有中堂可以保得住韓國啊。」

他不會想到，李鴻章竟會一聲冷笑的說：

「還說什麼保韓國呢。就是大清國，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壽命！」

這話也就無法再談下去了。馬相伯嘗說，韓國未曾成爲中立國，是他平生第一件恨事。因爲當時日俄成仇，中國只要取得俄國同意，韓國中立是決不會成問題的。然而清廷抱定閉關主義的思想，戀戀不捨宗主國的地位。於是十一年後，甲午（一八九四）六月，韓國發生內亂，日軍襲佔韓王宮，太子被擒，閔妃自知不容於日人，她逃到一處寺院去躲了起來，後來被捕，裹一床棉絮，澆以石油，活活的燒死。她的兒子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空頂着一頂王冠，颯頭事敵，既無思母之情，更乏國家興亡之感，馬相伯說他是：「一個十足的阿斗！」七月，清日宣戰，海陸軍俱遭敗績，韓國遂亡，清廷也賠上了台灣。

韓國歸來後，馬相伯目親清廷腐敗，認定大清的壽命決不會久，他決計擺脫官場，再度從事著述，並且繼續研究數學。可是爲時將及一年，李鴻章派馬建忠爲招商局總辦，又命馬相伯幫他家老三的忙，澈底調查招商局在全國各地，究竟有多少財產？於是他迢遙萬里的由天津而煙台、上海、漢口、廈門、廣州，把招商局的財產實地調查，切實整頓了一番。在這一次艱難繁重的工作中，又使他看到滿清官場怪現象的另一面，他曾經揭穿了說：

「前清政府，無論辦什麼事都是上下相蒙，報銷必定是以少報多。招商局在各商埠的地皮，是很大的一筆財產，然而，報價居然是實價的十倍。還有，總理衙門對於李傅相（李鴻章）的一

切行動都要干涉，招商局的興革事宜，當然也要總理衙門批准，如欲避免橫生枝節，那就必須賄賂。可是李傅相還有點書獃子習氣，他不肯行賄。因此，爲了打通關節，就只好由天津海關道，背着代送賄賂給總理衙門和各重要中樞！」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冬，馬相伯完成了招商局財產調查工作，離開廣州，船經廈門，所乘的英商怡和輪觸了礁，險些送掉了性命。怡和輪是鐵壳船，相當堅固，只因爲船長任職已久，只要再駛完這一段航程，即可給假回國，此公因而大喜，天天吃酒行樂。詎料樂極生悲，在廈門外海觸礁擱淺，當時風大浪急，隨時都有沉沒的可能。英籍船長驚慌失措，竟然下令關閉下艙。

馬相伯一看下艙一關，三等客艙裏的中國旅客必定全部淹死無疑。他立即往見英國船長，迫他立刻開艙門，否則的話，他就要到英國大使那兒告他草菅人命，害死幾百位中國旅客。船長無奈，只好照辦，這才救出了好幾百人來。馬相伯爲了保護中國同胞，特地在擱淺的輪船上守了三天三夜，等舢板把全船的人救出，方始離船折回廈門。

到台灣陪巡撫下棋

台灣巡撫劉銘傳是馬建勳的同事好友，他聽說馬相伯在廈門遇難，打電報請他到台灣。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四十七歲的馬相伯來到台灣寶島，劉銘傳待他十分禮遇。不過馬相伯對劉銘傳的印象却並不爲佳，他曾經坦白無隱的說過：

「省三（劉銘傳的號）喜怒無常，又好自作

聰明，不可與共事。我就託言老母在堂未便遠離不克久留。其實呢，他留我在台灣，並不是要我眞替他辦事的，他是要我天天陪他下圍棋，因爲我的圍棋是初學，下一盤輸一盤，他便高興得了不得。後來承他保舉我，說我學貫中西，那並不是他看中了我的學問，而是我圍棋輸得多了的關係。」

馬相伯在台灣勾留時期，曾經向劉銘傳提出建議，何不借外債，開發台灣經濟，兼及軍事政治，然後再以餘力協助大陸各省發展實業。劉銘傳很以爲然，但是他不願意負起向外人舉債的責任，這個很好的計劃就此作罷。

馬相伯所謂的生平三大恨事，第一件恨事便是未能促使韓國中立，第二件恨事是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日軍入侵台灣，淮軍劉銘傳所部洋槍隊六千餘人來援，後繼部隊還有好幾千。馬相伯極力主張以優勢兵力和日軍付諸一戰，但是劉銘傳終於不敢，其後由清廷賠償軍費二百萬兩了事。第三件恨事則係他光緒十一年廣州行，曾經往香港，目親英國佔領之下的香港商業發達，他建議兩廣總督張之洞開九龍爲商埠，興築廣九鐵路，發展對外貿易。張之洞把他的計劃一擱三月沒了下文。後來馬相伯從台灣回到天津，再度將此計劃報告李鴻章，李鴻章一聽之下，頓時就拍案歡呼：

「好極！」然而接下來又歎了口氣說：「可是我沒法請總理衙門批准，必須張香濤（之洞）具奏，我怎能代他出面呢？」

於是，大好計劃又成泡影。

有一天，李鴻章和馬氏三兄弟聊天，忽然大發牢騷的說：

「軍機處命我興辦海軍，只給五百萬兩銀子，叫我怎樣辦得好？」

馬相伯就接口說道：

「美國有許多大富商，可以借錢給我們，中堂何不試辦一下呢？」

李鴻章喜出望外，當下就問：

「借多少呢？」

馬相伯答道：

「至少得借五千萬，纔能有發展的希望。五千萬兩銀子竟使李鴻章煞費躊躇了，他沉思半響，方道：

「還是借二千萬吧。」

三兄弟異口同聲的說：

「不夠不夠，至少也得借二千五百萬。」

再考慮了一下，李鴻章終於做了決定說：

「好吧，就借二千五百萬。」

三兄弟與沖沖的，找到住在天津的美國商人，商議出一個借外債的方案；借款二千五百萬，開設一戶銀行，清廷各項新政的經費均由銀行出納，總行設天津、上海，分行設於各省，由中美雙方分司查賬之責。

有了方案，經過李鴻章的同意，便派馬相伯去美國，跟美國銀行家洽商中國有史以來破天荒頭一回的借外債。

馬建忠在李鴻章跟前建議的說：

「中堂，這件事是否要請旨准行呢？」

李鴻章老大不以爲然的答道：

「用不着！難道我這個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連跟外國商人商訂借款的權柄都沒有了嗎？相伯，你只管去，我自會打電報給美國總統。」

於是，馬相伯御命啓程，經日本東渡赴舊金山，美國官方暨銀行界熱烈歡迎，待之以外交官禮。他到紐約，美國總統派侍從武官迎迓，銀行界設宴款待，特地編一齣馬相伯的故事演出。馬相伯以緞子和茶葉相餽贈，美國銀行家對中國緞子嘖嘖稱羨，太太們還不曉得怎麼泡茶，馬相伯便當衆表演，博得熱烈的掌聲。

赴美貸款一借五億

美國的銀行界實在太熱情了，二十四家銀行爭欲貸款中國，自動提出的貸款額竟達美金五億元。這一下反倒使馬相伯大大的爲了難，他心知李鴻章必定不敢借這麼多的外債，而美國銀行家的一片誠意，似乎也情不可却。迫于無奈，馬相伯便和各銀行家商量，以五千萬元爲正式貸款，另外三億元存在銀行，存款以三厘起息，往後視中國財政的緩急，到有必要的時候再提用。美國銀行家也同意了他這個借少不借多的辦法。於是馬相伯打電報回國，請示李鴻章。

不兩天，李鴻章的回電來了，馬相伯拆開來看，頓時就臉色大變，因爲，李鴻章的覆示竟

是：「……辦法甚當，而朝議大譁，輿論沸騰，羣矢集我，萬難照准。」

其實，李鴻章的覆電不但一字不假，而且還

隱瞞了一場軒然大波，因爲他怕馬相伯心裏難受。當美國銀行界將貸予中國五億美元的消息傳出，立刻就有八十一名御史參劾李鴻章，罵他喪心病狂，公然「賣國」！

紐約方面，馬相伯接到了李鴻章的回電，誠如兜頭澆下一盆涼水，一文錢都不借了，他將如何向熱心慷慨的美國銀行家交代？往後他提起他當年最狼狽的這一幕，馬相伯自嘲的說：

「回電一到，把我弄得進退維谷，簡直不能見人。我沒法，只好先稱病，然後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乾脆溜之大吉了。」

馬相伯這一溜，便橫渡大西洋，暢遊英、法、義大利，覲見教宣宗良十三世，再折返國內，抵達天津覆命。他見到李鴻章，兩人唯有相對歎歎，馬相伯感慨系之的說：

「很好的事體，被他們弄糟了。」

李鴻章也直搖頭的道：

「朝廷不想好，有什麼辦法呢？」

受了赴美貸款不成這一次重大的打擊，馬相伯對於清廷固然全部絕望，清廷清史也同樣的不能容許他再有作爲了。因此，從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直到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整整十二年中，他都在李鴻章的幕府，掌管機要，做些文案工作，其間祇有一度重任駐日本公使館參贊。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他的母親沈太夫人病逝，享年九十一歲。二十五年李鴻章調任兩廣總督，馬相伯索性趁此機會離開京畿，重返徐家匯。照他自己的說法是：

「重新過我書獃子的生活。」

然而，翌年就是庚子（一九〇〇），中國拳亂與二十世紀同時來臨，李鴻章親赴上海主持東南自保，保住了東南半壁江山，馬建忠也跟了去襄贊一切。陽曆八月十二日，俄國沙皇忽來七千餘字的一封長電，由馬建忠連夜譯成中文，他疲勞過度，竟致熱病大作，延至八月十四日晨去世，得年五十五歲，馬建忠之死，是馬相伯傷心已極的一事。可是，一年不到，李鴻章亦以七九高齡病逝於北京。

馬相伯絢爛的一生，要從六十四歲起方始湧起一個新的高潮，那便是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他在上海徐家匯天文台內創辦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震旦學院。早在他從歐美遊歷返國之際，馬相伯即已決心要辦一所新式的中國大學，這個心願一擱置便是十六七年。一九〇三他辦震旦，動機竟是由梁超起，蔡元培，張菊生，汪康年等人請馬相伯教拉丁文所引起，尤其蔡元培，當時他正在徐家匯南洋公學任教，他只有清農得空，所以每天早晨五點鐘就走四五里路，到土山灣馬相伯的寓所，站在門外低聲的喊：

「相伯，相伯！」

吵醒了馬相伯，推窗外望，見到的必定是好學不倦的蔡元培。但是馬相伯却不能答應他立刻傳授的要求，因爲他每天早晨起床以後，先要祈禱。接連幾次蔡元培快快而返，馬相伯一想起他來回白走十里路，心中總是覺得不忍。有一次，他便向蔡元培建議：

「你何不在你學校裏挑些比較優秀的青年學生，跟你一道來，由我規定時間，正式開班授課

教蔡元培援于右任

豈不是更有益而切合實際嗎？」

蔡元培歡喜無限，大為贊成，他很快的便介紹了二十四名學生，請馬相伯開班授課。不久，風聲所播，全國各地的好學之士，遠至川滇陝晉各省都有莘莘學子不遠萬里而來，堅欲拜在馬相伯的門下，內中還有八位翰林公，二十餘名舉人，使馬相伯頗難推却，因此，他乾脆完成十六七年前的心願，創辦了震旦學院。

馬相伯自任院長，手訂章程，首創學生自治制，課程注重文藝，崇尚科學，震旦學院創辦初期有一個原則，那就是想做官的莫來。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馬相伯聽說有一名陝西三原舉人于右任，印了一部「半哭半笑樓詩集」，譏評時政，被陝西巡撫指為革命黨，嚴行緝拿，有「無論行抵何處，拿獲即予正法之語」。于右任正赴開封應試，升允便派員追到開封，幸由同鄉李雨田命人問道急馳告警，于右任乃逃到上海。馬相伯立即派人把于右任招了來，命他在震旦學院免費就讀，他告訴于右任說：

「我這是在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

于右任非常感激，他改名換姓，以避清吏耳目，用劉學裕的學名，成為震旦學院的學生。

震旦學院辦了兩年，由於馬相伯生病告假，教務長南從周，將所有的章程全部更改，學生抗不從命。馬相伯唯恐自己在位，有礙南從周的改革措施，他向校方辭職。殊不知竟引起全體學生大譁，相率離校，震旦學院居然因之停辦。馬

相伯為使學生繼續學業，他只好另起爐灶。幸虧李鴻章督直時期的天津海關道周馥升任兩江總督，撥了吳淞營地七十餘畝，發給開辦費一萬，月撥經費二千元，再以吳淞提督行轅為臨時校舍，方使馬相伯辦起了復旦公學，這便是復旦大學前身創辦的由來。

周馥當了兩江總督，馬相伯的風光便越來越好，他膺選丹陽商會的名譽會長，又應周馥之邀，到南京講演憲政。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留日學生發生風潮，他更奉命東渡，辦理善後。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在日本發表演說，由名滿天下的梁啟超担任紀錄，馬相伯提出了「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的口號，贏得留日學生的熱烈鼓掌，風潮迅速平息。湖廣總督張之洞，不禁由衷讚佩的說：「馬相伯先生不愧為中國第一位大演說家！」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經由清廷欽選，馬相伯膺任江蘇省諮議院議員。辛亥革命，民國肇造，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當年高壽七十有三的馬相伯，他在歡欣鼓舞之餘，勉力出任艱鉅，担任第一任南京府尹（首都市長），又曾兼任江蘇都督府外交司司長，且曾一度代理江蘇都督。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馬相伯七十四歲了，他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專程北上，担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兼任總統府高等顧問。這以後，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馬相伯也在北京一住四年，袁世凱凜凜於馬相伯德高望重，蔚為國之大老，對他也不得不敷衍敷衍，迭曾禮聘馬相伯為

參議院參議，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可是，馬相伯之於袁世凱，那是瞭解得再清楚也沒有，他根本就不予置理。民國五年袁世凱「綠」袍加身，洪憲稱帝。馬相伯立即準備飄然南下，怎奈老衰淨癯面目出現，他在馬相伯的寓所附近，密佈警探，不許這七十七歲的老人出都門一步。然而，五年六月六日老衰病卒。六年，馬相伯方自北京返抵上海，從此在徐家匯土山灣隱居，他祇是在八十一歲那年再去過一趟北方，住過一陣，民國十年又賦南歸，那時節他已是八十二歲高齡了。

國府委員鋼鐵政策

八十三歲（民國十一年），韓國鈞辭江蘇省省長職，馬相伯被推舉為江蘇財政交代核算委員會會長，為此他到過一趟南京。然而，當北洋軍閥宰制東南的孫傳芳一到，他馬上就回上海。八十七歲（十五年）上海的天主教教友創刊「天民報」，敦聘馬相伯為總主筆，精神矍鑠，一事不苟的馬相伯，他頭一篇「發刊詞」就寫了兩萬多字。同年，他又出版了「致知淺說」一書。次年，他以八十八歲遐齡，猶仍孜孜矻矻，埋首筆硯，和天主教司鐸徐允明，合譯「靈心小史」。這一部書在他九十大慶的那一年問世。然後，又在九十一歲那一年上，替江蘇通志局撰「宗教門」稿，九十三歲發表「國難人民自救建議」，九十四歲印行「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九十五歲撰「徐文定公與中國科學」，九十六歲撰「董鮑斯高聖傳」序，九十七歲，欣逢蔣委員長五秩華

誕，馬相伯特地親書「壽」字為賀，還在其左註上「籠罩一切時期，無往不利」的由衷祝福。九十八歲，是他的得意門生于右任六十初度之辰，馬相伯選作了一首詩相勉，馬相伯一向是很少作詩的，由此九十八歲一詩亦可想見他對於右任的重視。同年，他所譯的「四聖史」宣告脫稿。九十九歲，他還完成了他的最後著作：「停止黨爭一致對外」，一個人的寫作生涯能够延續到九十九歲，古今中外，時至今日，猶仍：「前不見古人」，唯馬相伯得天獨厚。

自從民國十五年蔣總司令率師北伐，打倒軍閥，十六年京滬重光，結束了垂十五載的北洋軍閥統治之局。馬相伯以八十九歲的中興人瑞，就此精神一振，與以往的蛰居時期，判若二人。他開始參加社會活動，致力中興鼓吹，頗作振奮士氣民心的演說，發表團結禦侮的論著。愛國精神老而彌堅。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五日，國民政府公布褒嘉令，推許馬相伯：「……近自禦侮軍興，入佐中樞，秉老當益壯之精神，參抗戰救國之大計。忠忱碩望，宇內同欽。茲以壽登百齡，襟懷豪邁無減當年。匪夷民族之英，抑亦國家之瑞。」確是全無溢美之詞的。

想當年，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馬相伯高壽九十有二，他正住在上海土山灣，埋頭著作。一聽說東北告警，日寇入侵，他頓時就忠義激發，寢食俱廢。任何人前往謁見，他必定怒髮上指，目眦幾裂的說：

「國亡無日，非朝野一心，武力抵抗，無以自救！」

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中樞舉行國難會議，這位九十三歲的老先生，奮力振筆直書，寫成了洋洋洒洒的「實施民治，促進憲政，以紓國難案」為苦難中的祖國妥擬方針大計。同時，他更策杖奔走，發起組織中國民治促成會，江蘇省國

難會，不忍人會，號召大眾為國家多盡一點力量。當日軍源源登陸，親友門生紛紛前往苦苦勸他遷入上海租界，免得遭了日本人的毒手。九十三歲的相伯老人不但走，他反而遣散僕從，獨居危樓，在槍砲聲中寫一篇「國難人民自救建議」，寄給天津益世報發表，他憑恃满腔愛國熱誠，挾一支風雷之筆，倒要跟日本皇軍拼拼看，看他們敢對他這九三老人怎麼樣？其結果，仍還是正義伸張，馬相伯在日軍環伺中安然無恙！相伯老人的英勇作為，不知道鼓舞了幾億萬中華兒女的敵愾同仇，堅強抵抗的決心！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丹陽設立相伯圖書館，九十七歲的老人，立即慨捐所珍藏的中外圖書八千七百卷。這一年的冬天，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博士奉請馬相伯入京，馬相伯欣然前往。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馬相伯九十八歲，中央選任他為國民政府委員，從此他入佐中樞，與聞抗戰大計。七七變作，馬相伯憤恚莫名，他花了兩天的時間，寫下一篇廣播稿，還親自到中央廣播電台，以「鋼鐵政策」為題，呼籲全國同胞奮起救國。三個月後，上海失陷，日軍兵分三路猛攻首都。九十八歲的馬相伯，在敵機轟炸，敵炮怒吼聲中仍還在要跟日本人拼一拼，他決心以身殉城，堅持不走，但却禁不住李宗仁，馮玉

祥再三苦勸，輾轉奔赴大後方，在廣西桂林的風洞山住下。

登茲壽域國與同榮

馬相伯在桂林，時刻以前方戰爭，後方民眾為念。同時對於國內政局，尤有堅定有力的主張。九十九歲，他還發表了國人爭睹的「停止黨爭一致對外」的文章，語語警惕，全力支持蔣委員長抗戰到底，勝利第一的既定決策。那一年的春天，陽曆四月十七日以前，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為了慶祝馬相伯九十九歲壽誕，發起千齡會。十一月，監察院長于右任因為馬相伯年老畏寒，請他移居昆明，馬相伯欣然應允。十一月十八日自桂林啟程，二十七日抵達越南境內的涼山。馬相伯突然得了病，祇好在涼山就地療養。有誰想到，畢生愛國從不後人的馬相伯，這位舉世欽重的中興人瑞，偏就在國境之外度過他的期頤大壽，而且竟在涼山一病不起。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四月六日，馬相伯期頤之慶，全國各地同胞，同為這一位「中興人瑞馬相伯」舉行遙祝百齡典禮，戰時陪都重慶各界則在銀行公會集會慶祝，會場上懸掛于右任的一副賀聯，文曰：

當全民族抗戰之時，遙祝百齡，與將士同呼萬歲；
自新教育發明以後，宏開復旦，論精神獨有千秋。

同時，國民政府還公布褒嘉令，為馬相伯祝壽。此一罕見其匹的褒嘉令，一開頭便頌揚備至

的說：

「國民政府委員馬良，學貫中西，名德夙著。中年以後，慨捐巨款，倡學海濱，樂育英才，贊勳匪後，為功尤鉅……載頒明令，特予褒嘉，以旌勳賢，而資矜式。此令。」

當天，監察院全體同仁，還曾致電越南涼山，遙申慶賀，詞曰：

「瞻依南斗，炳曜中樞，策建國於方成，欣期頤之已屆。登茲壽域，國典同榮，日進康強，遙申嵩祝！」

于右任為乃師的百齡壽辰，還寫了一篇長文，題曰：「百歲青年馬相伯先生」他在這一篇長

文的未段，衷心祝禱的說：

「……如上所述，但舉少年精神一義，以概括先生之生平，於先生之嘉言懿行，自難得其百一。然高山景行，其則不遠。今當精神動員，爭取抗戰勝利之時。設吾人能由此一義，效法先生，靖獻其身於國家民族。使先生以百歲高齡，早親中興之治，則余之此文，庶幾其不虛作，而不至以曲解師說，為先生所訶歎！」

然而，很不幸的，馬相伯却在抗戰大業未竟，長沙捷報初傳之際，即已溘然長逝，一瞑不視。百齡人瑞，死在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一月四日。所以，十四天後，十一月十八日國民

政府頒令：

「國民政府委員馬良，學識宏通，神明貞固。早歲精研科學，講求時務，數歷中外，望重一時。自捐巨款，在滬創辦學校，殫心教育，垂四十年，成就人才甚眾。近年廣懷禦侮，入贊中樞，方冀長亨遐齡，為國矜式。遽聞溘世，悼惜良深。着發給治喪費三千元。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國家篤念勳耆之至意。此令。」

噩耗傳抵重慶，十一月二十六日，重慶各界舉行追悼會，于右任又哭之以聯：

光榮歸上帝；
生死護中華。

七百墨竹序

臺靜農

謝壽康博士，早歲以積學瑋辭，蜚聲中外，膺北平研究院院士，長中央大學文學院，中國文藝協會會長，比國王

家學院院士，法國文化中心名譽會長。所與游者如 Paul Valeri 及 Paul Claudel，多歐洲學術鉅子。旋出膺使節，任駐教廷公使及大使先後十五年，教皇禮遇有加，時有羅馬名士之稱。平生酷好藝術，於中西理論，能融會貫通之，而歸於一是。嗜寫竹，未冠時受學於江西名家連城璧先生，先

生教授弟子，以宋元為依歸，博士才高而功勤，遂得登堂入室。

後以遊歐中輟，夫人袁榮福女士，工顏魯公書，惜其中輟，復激勵之，友人汪亞塵又從而揄揚之，於是博士公事之暇，即為此君寫照，今老而未嘗歇止。所作簡勁而凝重，韻高而格奇，從古人之外，別立新境，張大千、蔣毅孫、莊慕陵皆交口推許之。